

第十一回 聞兇耗書生下第 強逼嫁寨女離山

詩曰：

南宮遭點額，意在夢中求。

義友無他意，江湖浪跡浮。

話說悟真看見夢雲在路旁啼哭，上前問道：“小娘子，獨自一人在此啼哭為何？”夢雲見是一個老尼，遂住了哭，說道：“承師父垂問，祇是苦衷一言難盡！”遂將上京被盜，遇真人救至此地的說話，細細述了一遍。悟真道：“原來就是吳小姐，老尼眼目花了，一時不能識辨，多有得罪。”夢雲細將這老尼一看，道：“師父好像敝處福雲庵中悟真師父。”悟真道：“老尼正是，今秋同慧空小徒纔遷到護雲庵中來的，既然如此，請小姐且到小庵再作計較。”悟真遂去扶起夢雲，二人一同來到庵前。悟真叩門，慧空出來開門，見是師父回來，遂問道：“師父去不多時，為何就轉來了？”悟真道：“因遇見一位稀客，故此同來。”慧空聽說稀客，仔細一看，見是吳小姐，就喫了一驚，道：“小姐為何得到此地？”悟真道：“且拴上門，到裏面去講。”慧空同夢雲到內廂房裏，二人草草見禮坐下，慧空問其來由，夢雲道其始末，慧空歎道：“小姐喫了苦了！這也是天緣有定，神仙纔送小姐到小庵。若仍送在夫人處，還恐有他變。今小姐且住小庵，訪問著夫人的下落，再尋歸計；或待王郎成名之日，奉旨歸娶，那時就是小姐團圓，小尼也有風光。”夢雲道：“蒙賢師徒之雅愛，何能報效？”慧空遂喚女童取水來與小姐梳洗，夢雲梳洗畢慧空又取出幾件衣服與夢雲換了，當下又收拾蔬飯用過。原來本庵中老尼在秋末已經去世，仍是他師徒三眾。夢雲住在庵內，細觀此庵，倒也不俗，但見那：

門迎綠水，寂靜無尋春之客；戶繞喬松，幽閑有可玩之花。蓮台金象，光輝不沾塵垢；殿宇玲瓏，彩幡常襲香風。聽鳥語，好似笙歌乍鳴而乍歇；看蝶舞，猶如玉板或翻而或覆。斗室湘簾，房幃最美；修竹臨窗，綠陰繚繞。僧家趣，老梅襲座，白蕊浮香佛院清，擺設著古獸爐、孔雀瓶、端方硯、積經書，真是無憂自在；掛幾幅義之字、摩詰畫、七弦琴、拂塵帚，果然壁上清高。羅列笙簫魚鼓，整齊衣鉢袈裟。紙帳無情卷，明幾有怨詞。說不盡多少神仙景致，勝過了蓬萊閩苑家。

夢雲看不盡庵中景致，清雅不凡，晚間與慧空對榻住在庵中，也還合式，就是掛念著母親、兄弟，日有所感。幸有慧空相勸，或是尋花覓句，兩兩酬和，又少遣愁懷，夢雲倒也心安不題。

卻說王雲同張蘭在京讀書，度過殘冬，又將是二月初旬，打點文場鏖戰。一日同張蘭到街坊閑步，聞得人言：“兵部侍郎吳斌家眷進京，在江西被了盜，連小姐也搶了去，逼死了一個丫頭，府、縣官為了這盜案也壞了，你道利害不利害？”王雲聽見此言，猶如劈頭打了一個霹靂，問那人道：“老兄，此事可確否？”那人道：“怎麼不確？京中是哪個不知？”王雲聽了，連聲歎氣，再問幾人，說來也是一樣，就潸然淚下。張蘭道：“清覓兄與吳老先生不過賓主之誼，強盜打劫亦是定數，何得如此之慟？”王雲道：“長兄不知弟的緣由，到寓所再當細剖。”二人遂回至寓所，王雲就將吳府始末細說了一遍。張蘭笑道：“清覓兄真好穩口，原來在浙有此好處，故而留戀他鄉。今番顛沛，好事無憑，兄且耐煩。世間佳人亦有，再當訪求。”王雲道：“弟遍遊江浙，能見幾個佳人？”說罷，竟倒在床上大哭不已，道：“我那小姐呵，你乃貞烈之人，諒情必喪強徒之手。我王雲好沒福也！有一日拿著強徒碎屍萬段，方出我心中之氣！”張蘭勸道：“清覓兄不要癡情，試期已近，打點去奪魁元，莫以小事掛懷。若是一朝榮貴，何愁無一佳人。”王雲歎道：“縱然能再遇佳人，哪有吳小姐的德性？”張蘭道：“兄觀天下，何得甚小。倘若再遇，亦是一樣情腸。目下兄是已遇之情。”王雲哪裏丟得開這個癡情，朝夕祇以吳小姐在念，哪裏想著功名。不覺試期已到，張蘭同王雲入場，就是王雲勉強，一心祇將夢雲掛在心上，哪有心於文字。三場已畢，到揭曉之日，二人去看，

祇有張蘭中在八十一名，王雲落榜。張蘭道：“這總是兄心有二用，所以下第。”王雲道：“不第倒也罷了。”二人仍回寓中，張蘭卻有報錄的來吵鬧討賞，王雲靜悄悄祇是睡。張蘭殿了三甲十二名，寓在京中候選。有王雲別了張蘭，同錦芳回南，竟不往蘇州，徑上江西南昌府住下，緝訪夢雲不題。

卻說吳斌出使封王回來，一路好不興頭。聖上聽得吳斌還朝，遂著百官迎接進城，當下到金階復命，聖上龍顏大悅，敕封文華殿大學士，恩封三代，又賜黃金彩緞。吳斌謝恩退朝，百官齊與吳斌慶賞。文安遂同吳斌至府中敘敘闊別之情，又將去歲接家眷，途中被盜，又搶去夢雲侄女，至今未獲強人，一一說與吳斌，吳斌聞言雖惱，不好形之於色，祇得道：“這也是大數。——原來家眷在京！”遂進去通報。夫人聽得報說老爺回來，遂出來相見，各各垂淚。夫人道：“恭喜老爺還朝。別去四載，就鬚鬢皓然了。可憐夢雲孩兒被盜搶去，至今並無下落，料然必死。”遂說著就雙拋珠淚。吳斌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夫人掛懷無用。”吳璧遂走過來拜見了父親，問過安就侍立於側。吳斌道：“我兒還是青衿，諒是避臧氏之威。”吳璧道：“正是。”夫人遂叫吳珍過來道：“與你爹爹拜揖。”吳珍上前叫道：“爹爹，孩兒拜揖。”吳斌看見喜道：“文郎如此長成了！”就是不見夢雲，心中慘然。又請出長嫂來，相見畢，就在文安府中住了幾日，心上也不願為官，奏聞聖上，言：“臣年雖未邁，常多疾病，望賜還鄉。”吳文安亦上本告老，聖上俱各不准。竟連上三次，聖上批道：“告老告病一概不准。給假三年，期滿赴京復任。”二人謝恩退出。次日就起程，各官餞送，無有不來趨奉者，獨是臧瑛父子不服氣，亦不得不然。吳斌弟兄兩人家眷一路風光。一日舟至江西，夫人思想夢雲，竟慟哭不止。吳斌解勸道：“這是我長兄為好，誰知反成其拙。”文安在旁聽得，又歎惜又沒趣。不說舟行在路，不幾日已到浙江，文安搬往舊宅去住不題。

卻說吳斌到家，眾親朋俱來賀喜，接連鬧了幾日，祭過祖，一日閑暇無事，向夫人道：“大孩兒尚未聯姻，如有相宜人家，也要與他尋親

纔好。”夫人道：“也該與他完娶了。”吳斌遂命家人叫了一個媒婆來，媒婆進內堂見了吳斌，磕了頭，道：“太師爺呼喚小婦人有何使令？”吳斌道：“我家大公子尚未聯姻，可去訪訪鄉宦人家，有賢淑小姐可來回復。”媒婆道：“啟上太師爺，本城中何瑞麟相公有一妹，才貌可稱，又是世宦人家，不知可合太師爺之意？”吳斌道：“這頭親事卻也使得，你去要個庚帖來。”媒婆領命，竟到何宅去說，次日來回復道：“昨日小婦人領太師爺之命，到何相公家去請庚帖，何相公叫小婦人來多多拜上太師爺道：他家寒素，不敢仰攀。”吳斌道：“你去與何相公說，總是年家，說甚麼寒素，快去取了庚帖來。”媒婆領命，又到何宅，道及此意，何相公不從，遂寫了庚帖，付與媒婆，媒婆送至吳府，一邊擇吉行聘，接著就迎娶新人過門，真個是郎才女貌，吳斌夫婦甚是歡喜。吳璧和媳正在堂前，

且說英娘在山寨中又經四載，想著王生一去杳然無信，度日如年，也祇得強延日月。祇有滕武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。一日來了個投軍的，姓陳名洪，也是浙江人氏，生得一表人材。滕武得了此人，歡喜之極，就點為寨內參謀，見英娘年已長成，尚未得一佳婿，因此留心，今番得了陳洪，意欲將英娘許配，主意已定。一日，滕武同陳洪在廳議事畢，想起英娘的事來，向陳洪道：“俺有一事要屈從參謀。”陳洪道：“大王有何事吩咐？”滕武道：“俺有一小女，欲贅參謀為婿，未識參謀意下若何？”陳洪道：“小將有何德能，敢勞大王錯愛？猶恐有辱公主。”滕武道：“參謀說哪裏話來。”遂吩咐當值的擇吉與陳參謀同小姐完姻。這也是合當有事，巧巧香珠從後面走過，聽得此言，大驚失色，急忙進去向英娘說道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！”英娘亦驚問道：“是甚麼事？”香珠道：“我纔在廳後廊下走過，聽得大王已將小姐許配陳參謀，即日要擇吉成親。這事如何是好？”英娘聞言淚下，道：“我自知遇王生，汝所盡知。逼我再適他人，焉有此理？無過一死以報王生！”香珠道：“小姐休得起此短念，再想別策。”英娘道：“事急至此，亦無計可施。諒我與你兩個女子，焉能脫得虎口？”香珠道：“小姐不如下山去，竟到姑蘇尋訪王生下落。”英娘道：“此計雖好，叫我鞋弓襪小，怎生去得？”香珠道：“小姐若慮艱難，大事休矣。女身下山，其實難行，須得男扮，方可去得。”英娘道：“男身易改，怎得出關？”香珠道：“既能改扮，何愁出關？祇消取了大王一面令旗，關上人家裏曉得其中的緣故？他若來盤問時，小姐不可懼怕，就喝他一聲，說：‘大王有機密事下山’便了。”英娘道：“我雖去了，祇是丟不下你。”香珠流淚道：“小姐你放心前去，切不可記念賤婢。若是大王來盤問，我將小姐的衣服放在後園池邊上，

祇說小姐投於池中。此池原通山澗，哪裏去查考。若然逼於嚴究，賤婢惟拼一死，以報小姐寬待之恩。小姐此去，遇見王生，自然得所，就是賤婢未知後會有期否？”英娘聞言大哭道：“我雖有此行，禍福也還未定。今承你一片誠心，可受我一拜。”英娘就拜下去，香珠也慌忙跪下扶起道：“小姐，事不宜遲了，作速改妝下山去罷。”香珠遂去那些擄來的衣服內，揀了一套像身的衣服鞋帽來，將英娘打扮得男子模樣，看不出是女子，又取些金珠首飾細軟之物，打了一個小小的包裹，竊了令旗。英娘裝束齊備，別了香珠，各各灑淚，不敢出聲。英娘從後邊繞至前關，把關人役見有令旗，竟不盤問，放下山去不題。

香珠見英娘去了，不勝悲傷，到次日，將些簪珥衣服放在池邊，就放聲大哭，一徑哭到前廳來。滕武看見，問了一聲道：“丫鬟，為何啼哭？”香珠道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！小姐今早不知去向，賤婢四處找尋不見，及至到後園去尋，祇見池邊有小姐穿的衣服簪珥。多因是投水去了，不知是何緣由？”說罷又大哭。滕武聞言，怪睜兩眼道：“哪有這等事？待俺去看來！”遂帶了些嘍羅，到後園來看，果然見有衣飾在池上，遂叫人打撈。嘍羅內有會水的，下去打撈了半日，竟無蹤影，上岸道：“大王，並沒有小姐屍骸，祇怕流下山澗去了。”滕武道：“再與我到前邊各處房屋內去搜尋！”眾嘍羅領命去尋遍，來回復道：“沒有。”滕武道：“有這等事？”遂喚香珠，香珠走來道：“大王有何吩咐？”滕武怒道：“你這賤婢！俺想英娘在山好好的，豈肯尋死？總是你這賤人在內中為非。與俺一一說來，免得動刑！”香珠跪下道：“大王之言差矣。賤婢在裏面

祇管服侍小姐，並不曉得甚麼為非。昨日早上，還在前邊行走，晚間在床安睡，今早忽然不見。”滕武冷笑道：“好張利嘴！俺曉得你若不加刑，怎肯招認！其中若無情弊，英娘豈肯喪身？叫左右與俺撈起來！”嘍羅們不敢怠慢，將香珠撈起，真個十指連心。這香珠疼痛難忍，哭道：“大王就撈死賤婢，也無得可招。”滕武又叫敲，又敲了幾十，香珠悠悠死去還魂，也祇是不招。滕武吩咐鎖下，明日再問，嘍羅帶去監下。

滕武來至前廳，請出陳洪來道：“參謀，有件奇事。”陳洪問道：“大王，有何奇事？小將願聞。”滕武道：“昨日已將小女許配參謀，不期小女今早竟投池死了。”陳洪喫驚道：“公主竟投池自盡了？”滕武道：“正是。”陳洪道：“公主擅自喪身，內中必有隱情，問近侍便知分曉。”滕武道：“俺也是這等想。適在後園，將婢女香珠考打了一番，他不肯招認，如何是好？”陳洪道：“明日再考問，婢子必有原由。”滕武道：“參謀言之有理。”陳洪道：“請教大王，寨內又沒夫人，這位公主是何人所生？”滕武道：“參謀有所不知，這英娘原不是俺家所生，是先大王遺下，拜俺為父，一向與他擇婿，未曾得一才士。後來先大王臨終，又吩咐俺家與他擇一佳婿。向年有個秀才，被嘍羅劫上山來，卻是俺同鄉，俺欲贅與英娘為婿，誰知這書生倒堅執不從。俺留他在山寨中權為記室，也是逼留其心。英娘這女子姿慧過人，或者他二人後來以才愛才，各相有約，亦未可知。”陳洪道：“這書生後來怎樣了？”滕武道：“後來是重陽佳節，採獵北山，俺請王生同去，是日他託病不起，待俺去後，他就逃下山去了。近日得遇參謀，可稱快婿，不料這丫頭是何故尋此短見？又不知是藏在何方？豈非作怪！”陳洪道：“大王，祇怕公主之變，還因這秀士之故。明日再問香珠，便知分曉。”當日二人議論不題。

次日，滕武又吊出香珠來審問，喝道：“賤婢！實招上來，免動非刑！”香珠哭道：“大王好沒來由，叫賤婢說甚麼來？”滕武道：“俺且問你，那年王生在山，可曾與英娘私通麼？”香珠道：“大王此言差矣！向年大王要將小姐配與王生，王生堅辭不從，豈有私通之事？”滕武見女說來有理，頓口無言。陳洪在旁道：“大王不必問他去事，祇問昨日之事便了。”滕武遂怒道：“賤婢奴才，莫是你將小姐謀死了，造言說謊？”香珠道：“大王不要冤屈賤婢，小姐待我恩厚如山，情同姊妹，又無冤仇夙恨，為何害起小姐來？賤婢無小姐也難度日，倒求大王打死賤婢也罷。”滕武冷笑道：“好句話兒！你是阻我不打，若不打這賤人，你如何肯招！叫左右與俺打這賤人三十，看你招不招！”嘍羅們將香珠拖下去，打了三十棍，可憐姣怯身軀，打得皮開肉綻，死去還魂。滕武問道：“可招麼？”香珠哭道：“大王縱然打死賤婢，也無得甚麼招。”滕武恐香珠受刑不起，仍叫監下。

如是四五日，香珠受刑不過，幾欲自盡，恐怕死後又起風波，知覺了恐去追趕小姐，故此遲延。今已四五個日期，諒小姐去遠，若是再加刑拷，祇拼一死無辭。主意已定，想起小姐來淚如雨下，放聲大哭。

且說滕武接連這四五日拷問香珠，並無口詞，恐其實不知情，卻欲罷休。當不得陳洪見失了他的婚姻，祇在內中唆挑。滕武又吊出香珠來，跪在廳前，道：“看你小小年紀，這等好惡！英娘蹤跡你無有不知情的，快快招來！”香珠道：“大王，若是賤婢知情，前日就招下，還能到今日麼？”滕武聞言，低首沉吟。陳洪道：“大王，不動非刑，焉得肯招？”滕武道：“參謀說得有理。”遂叫嘍羅取夾棍來，嘍羅就要動手，香珠攔住道：“且慢，待我招來。”滕武道：“住了，快招上來！”香珠站起身來道：“大王大王，你想小姐乃是英雄才女，”指著陳洪道：“豈肯嫁此賊輩！”滕武喝道：“哇，賤婢！”陳洪道：“大王且待他講來。”香珠道：“小姐死與不死，也難測料！”罵陳洪道：“你這喪心的賊徒，我與你往日無冤，為何唆大王將嚴刑拷我？我生不能殺汝，死當追汝之魂！我香珠實實受刑不過，今日一死以報小姐作養之恩！”說罷，望廳石柱劈頭一撞，祇見紅光迸出，死於非命，可憐：

年少青衣女，輕盈志滿懷。

一朝為主義，碎首在廳階。

滕武見香珠碎首廳前，死於非命，心中慘然道：“小小女子，有此義氣，為主喪身，倒是俺害了他性命。白廳嘍羅，俱各下淚。

陳洪自覺無趣。滕武吩咐丁老將香珠買棺入殮，葬於山後，立碑寫：“義女香珠之墓”。丁老不勝悲苦，唯唯領命去訖。陳洪道：“大王，適纔香珠道：‘小姐死與不死，難於測料。’此情自然逃下山去，可查把關人役便知端的。”滕武道：“參謀言之有理。”叫左右：“與俺到關隘上，問前日可有軍士人等下山，查問明白，速來回復。”嘍羅領命去查，少刻來回復道：“啟上大王：小的到關查問，關上人俱說，向前日有一個少年士子，手執令旗，言大王差下山的。”滕武道：“不消講了，一定是英娘盜俺的令旗，改妝逃下山去了，諒他鞋弓襪小，縱然去也不遠。”遂叫嘍羅分頭去趕。眾嘍羅聞言，各騎快馬，各路追尋。大家追趕了一日一夜，不見蹤影，祇得回山稟道：“大王，小的們追了一晝夜，並無小姐下落。”滕武道：“追不著讓他去罷。祇是俺幾載勞而無功，負卻先大王之託。”自此滕武與陳洪將英娘之事丟開，日日兩人在山寨中訓練人馬，打點下山不題。

卻說英娘得逃下山，步小難行，好不苦楚，又恐人來追趕，祇得依林繞壑而走。幸喜英娘有些膽量，路途之中倒不露馬腳，走了五六日，纔到宜興地界，此際金蓮碎破，一步也不能行了。雖識東西南北，未知是甚麼地方，欲得去問人，猶恐落入圈套，祇得坐在路旁，暗暗的自己垂淚。正在憂疑之際，見一個老道人走近前來，向英娘道：“郎君何以在這荒僻之所獨坐悲傷？必有冤情。可能向老道一言？”英娘見是一個老道人，諒無他意，遂道：“小生乃山東人氏，因父親為難小生，所以逃出到此，迷路難行。望老師父搭救。”道人道：“郎君因父難出來，今欲何往？”英娘道：“小生欲往姑蘇。”道人道：“郎君前去，自有人來照應。”說罷，化道清風而去。原來道人就是雲龍真人，知道英娘下山，所以前來指引。英娘見道人忽然不見，諒是神仙指引，遂望空拜謝，無奈何祇得依了真人言語，慢慢的向前捱去。又走了里許之地，真個一步也難移了，仍復又坐下。此時正值清明節屆，紛紛的有祭掃之人，英娘望見東邊一座大墳，有許多人祭罷欲歸，卻要去問一聲，及起身走時，誰知寸步難移，依然坐下悲泣。

且說那上墳的是誰？原來是一位兵科給事，姓楊名凌，字韶庵，本縣人氏，為人一生清高，年紀五旬之外，並無子女。今日清明，同夫人蕭氏來祖塋上祭掃，楊凌看見一個清秀書生坐在路旁，祇是不起身走，卻是為何？遂向書生看，祇見那生雙眉愁鎖，滿面淚痕。楊凌忍不住向前問道：“兄何一人獨坐荒郊，暗自悲苦？所為何事？”英娘見楊凌神清貌古，必是高人，遂道：“承老伯垂問，晚生不敢隱瞞：舍下住居山中，祇因老父不容，故此逃出。不想行到此處，足破難行，落得進退兩難，所以憂慮。”楊凌道：“令尊姓甚名誰？為何不容兄在府？請道其詳。”英娘道：“家父姓滕名武，因數行非禮，是晚生常日苦諫不聽，反招其罪，所以晚生逃出。今幸得遇老伯，望垂恩指示迷途。”楊凌聽罷，又見滕生眉清目秀，甚覺可憐。他回想自己無子，意欲要他撫為己子，不知滕生肯與不肯，待我問他。遂向滕生道：“兄此行還是投奔親戚，還是自處他方？”英娘道：“晚生有個表兄在蘇州，欲去投他。”楊凌道：“若到蘇州甚易，但不知令表兄數常可曾來往麼？”英娘道：“許久不會了。”楊凌道：“可又來，既不知他的著落，倘若到那裏無處查問，反為進退兩難。據老夫之意，不如不去為妙。實不瞞滕兄說，老夫姓楊名凌，乃當朝兵科給事，近日告假在家。”英娘道：“原來是一位貴人，小子多有得罪。”楊凌道：“老夫還有一言，未知兄可見納？”英娘道：“不識老爺有何吩咐？”楊凌道：“老夫並無子嗣，意欲將兄帶至舍下，繼我宗支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英娘道：“承大人收留小子，乃是再生之德，豈敢不從，但恐有辱門牆。”楊凌見英娘樂從，心中歡喜，有家人走來稟道：“夫人已上轎了，請老爺上轎回府。”楊凌道：“可將一騎馬來我乘，將轎抬這位公子回府。”家人領命，遂扶英娘上轎。英娘向楊凌道：“倒得罪大人了。”

當時英娘坐轎，楊凌乘馬而行。離城二十多里路，不一時已到府前，夫人先下轎進去，英娘後到，出了轎，楊凌下馬，扶英娘到廳上，夫人迎著道：“聞得相公帶了一位官人來，是何處人氏？”楊凌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此位官人乃是山中人氏，因父親合氣，要處死他，故逃出外。今日行至我家墓所，足疼難行，老夫見他一貌堂堂，非落魄之子，況我夫婦二人並無子女，意欲將此子承繼為嗣，未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夫人聞言歡喜不了。英娘上前向他二人作揖，夫人見英娘的容貌宛如女子舉止，又細看雙耳尚有環眼，遂道：“官人的形影宛如女娘，望示真情，以便定奪。”英娘聞言，滿面通紅，無由可答，自想終難瞞過，倒不如說了罷，遂道：“承夫人垂問妾之哀情，妾敢實告：身本係女子，幼年曾許蘇州王生為婿，不期王生許久不來，家君毀卻前姻，又欲使妾另侍他人。竊思雖居山野，禮義豈可有廢？雖然父命，焉能改節？故此欲奔姑蘇，尋取王生。誰料地脈生疏，難向前行。今日幸遇二大人垂救，是妾之幸，得沐大人之恩。”楊凌聞言，呵呵笑道：“夫人好眼力，老夫倒被他瞞過了。”遂喚丫鬟扶小姐進去，改妝出來相見。眾丫鬟笑個不了，扶英娘到夫人房中梳洗，換了衣服鞋裙出來。夫人見英娘改妝出來，好個窈窕身材，竟如仙子一般。英娘走來道：“請爹爹、母親上坐，等孩兒拜見。”楊凌夫婦自來不曾有人叫過爹娘的，今日英娘來叫爹娘，好不喜歡的道：“孩兒罷了。”英娘就端端正正的拜了兩拜，夫人就挽起，遂喚丫頭們來與小姐叩頭畢，一面就鋪設臥床，與英娘居住，楊凌夫婦已知英娘名字，後來曉得英娘精於文墨，更加珍愛。

不覺光陰迅速，又是一年，楊凌在家竟忘卻赴京。一日聖旨到來，欽詔楊凌進京，楊凌不敢怠慢，就要起程，祇因夫人有願，要到姑蘇各寺院燒香，二來與英娘訪王生下落，遂叫船先到姑蘇來還願不題。

卻說夢雲在護雲庵中，雖然有夢寐之思，幸得慧空做伴，所思父母、兄弟心卻也難免，先已知王雲得中解元，又候到春闈之後，叫慧空買了一本會試錄來，從頭看至尾，自後看至前，並不見王雲的名諱，夢雲就意興索然，又添得一番愁悶。因此漸漸覺容顏清減。

亦不題夢雲在庵，且說楊凌舟至姑蘇，遂著家人去訪王雲的蹤跡。家人領命去訪問，多時回來稟道：“啟上老爺：小人去訪問半日，也無下落，人道無他父祖的名號，哪裏去問？”楊凌聽說無處訪問，也就無法，祇得回裏艙來對英娘說道：“我兒，所訪王生並無下落，且到京中，待他成名，自然知道。”英娘聞言，不好再說，祇得隱懷。到了次日，夫人同英娘登小舟到各處庵觀寺院進香。一日臨護雲庵，悟真同慧空出庵迎接進庵，夫人、英娘就參拜佛象已畢，悟真同慧空跪下道：“本庵尼僧與夫人、小姐叩頭。”夫人叫丫鬟攙起，就問道：“這位就是當家的老師父麼？”悟真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又指著慧空答道：“這是小徒。”夫人見慧空青年瀟灑，不像是個出家人的模樣，遂問慧空道：“寶庵中隨常可有遊客來此吵鬧？”慧空道：“啟上夫人：草庵荒僻，遊人卻少。”說罷，小女童獻上茶來，夫人、小姐用茶，慧空立在旁邊，相著英娘的容貌，暗自驚奇：“分別又是一個夢雲！”正在暗稱暗羨，有悟真在裏面擺了茶碟出來，遂命慧空陪夫人、小姐到後廂獻茶，慧空遂邀了夫人、小姐至後邊靜室中。夫人見茶果極其精細，比別庵中頗是出類，竟覺不同，遂另眼相待。慧空請夫人、英娘坐下，慧空在旁侍立奉茶。夫人遂叫慧空陪坐，慧空方纔告坐入席，

茶過兩巡，眾丫鬟在那裏嘵嘵，被夫人看見，就喝道：“賤婢們在那廂吵些甚麼？”內中一個丫鬟上前說道：“賤婢們不敢吵鬧，因見這庵內有一位女子，同我家小姐一般齊整，故此喜笑。”夫人問慧空道：“庵中是那哪來的女子？莫非是人家送來帶發修行的？”慧空就隨口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夫人道：“何不請來相見？”慧空見夫人要請見，遂走到房中向夢雲道：“小姐，外面有一位夫人同女兒

到庵拈香，要請小姐相見。”夢雲道：“適纔有兩個丫鬟在此張望，想必就是他們跟來的了。”慧空道：“就是這些丫頭出去說的。”夢雲道：“這夫人是哪裏人？何等鄉宦？”慧空道：“他是宜興人，丈夫姓楊，官居兵部給事。小姐就出去相見無妨。”夢雲就是隨身素服，同慧空到外廂來。夫人一見，不勝驚訝，遂起身。夢雲上前見禮道：“老夫人萬福，賤妾不知夫人駕臨，有失迎迓，望乞恕罪。”夫人見夢雲舉止好似大家子女，遂答禮道：“老身不知姑娘，望恕驚動之罪。”夢雲道：“夫人言重。”轉身就向英娘見禮，二人相向，你看我如廣寒仙子，我看你是月殿嫦娥，兩人各各欽羨。夢雲向夫人道：“這位就是小姐？”夫人道：“正是。”遂讓夢雲入坐。夢雲道：“夫人在上，賤妾焉敢坐？”夫人道：“姑娘何必過謙。”夢雲就告座，俱各坐下飲茶。夫人又問夢雲道：“令尊貴姓？作何事業？姑娘為何寄寓庵中？”夢雲答道：“承夫人見問，賤妾實呈苦楚：本貫武林人氏，家君吳文勛，官拜兵部侍郎，四年前奉旨出使外國，蒙家伯吏部侍郎恐寒家母女被惡宦欺凌，因此接上京中。不期舟泊江右，突遭大禍：有臧兵部之子臧新因求親不允，竟假扮強盜，將妾搶去。幸得神聖救護，送至此庵，更蒙慧師恩留。諒來區區一女子，焉能去尋父母？祇得在此待時耳。”說畢就潸潸淚下。英娘見夢雲下淚，就打動了自己的情腸，也禁不住兩行清淚，歎不了的紅顏薄命。慧空見英娘無辜下淚，笑說道：“吳小姐苦情落淚，也惹楊小姐淚流起來。阿彌陀佛，也是一個軟心腸的小姐。”夫人道：“原來是一位小姐，老身多有得罪。世間就有這樣不公不法之事，還虧他是官家之子！少不得也有敗露之日，老身有一句話，未知小姐可能聽從？”夢雲道：“老夫人有何吩咐？賤妾願聞。”夫人道：“據老身想，小姐寄寓此庵，終非了局。諒尊堂必在京中，目下老身就要進京，莫若小姐同老身進京，亦可與尊堂相會，二則舟中有小女相陪。不知小姐意下若何？”夢雲道：“賤妾蒙恩提拔，豈不樂從？祇是萍水相逢，何能報答？”夫人道：“人在難中，豈有見善不為的？”說話之間，小女童來撤去茶果，擺上素齋來。四人用罷，夫人起身淨手畢，悟真走來，邀了夫人、小姐到後園遊玩去了。

夢雲向慧空道：“奴家在此每承厚愛，今日一旦別去，實令人依依不舍。”慧空道：“小姐去見父母是小事，小尼也不敢久留。但是王師弟是原有行止的，何以至今無信？”夢雲道：“倘若王郎回蘇到庵中來，慧師可向王生表妾之來去。”慧空道：“這個何消小姐囑咐，更望王師弟與小姐榮歸之日，小庵也得風光。”夢雲道：“此事還在鏡中。”二人正敘之間，楊夫人同英娘回來，道：“吳小姐，可快收拾好回去。”夢雲道：“妾也沒有甚麼收拾。”慧空道：“小姐可到房裏來。”夢雲同慧空進房，慧空向夢雲道：“小姐可將衣裳一概帶去。”夢雲道：“非我所有，如何使得？”慧空道：“莫學小家之態，點點東西，何足掛齒？”遂打起包裹出來。楊夫人同英娘謝過了悟真師徒，又送了二兩香資，悟真推至再三，方纔收下，又謝了夫人。夢雲遂謝別悟真師徒道：“承二位師父兩年留養之恩，祇好再圖後報。”說罷，淚隨言下。慧空亦垂淚道：“小姐前途珍重。今同老夫人，諒無他事。”夢雲含淚點首，夫人催促起身，當下各各含淚而別。

不說慧空回庵寂寞，且說楊夫人帶了夢雲回至大船，楊凌看見夢雲，問夫人道：“這個女子又是何處來的？”夫人遂道其始末，楊凌道：“原來是吳文勛年兄的令愛！夫人以年侄女稱之。臧瑛之子這等作惡，待老夫進京，少不得動他一本。”夢雲方纔向前相見。夫人香願已完，次日就北上。水陸程途，因路計有兩月有餘，方到京中，進府第住下。次日楊凌面聖，拜候同僚，一連忙了幾日，問及吳斌昆玉，俱已告假還鄉，回來向夫人道：“老夫適問同僚，吳年兄去歲還朝，今春昆弟俱已告假還鄉去了。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夫人道：“偏偏不遇巧，待我與侄女說去。且留他住下，等他父親到京，送還纔好。”楊凌道：“也祇好如此。”夫人遂進去向夢雲道：“侄女，老身希圖至京，送侄女交還令堂。誰知事不遇巧，尊公去歲還朝，官拜大學士之職，今春同令伯俱告假回鄉去了。”夢雲聞言，無可奈何，惟泣而已。夫人又勸諭道：“雖然不巧，侄女也不要憂愁，此時若送侄女回府，奈著路途遙遠，非一日之程。諒令尊告假不過一年兩載，侄女且耐心住在寒舍，待尊公到京，那時父女相會，方釋老身一番用心，不識侄女意下如何？”夢雲道：“承伯母見愛，侄女焉敢不從？但長年養膳之恩，何能報謝？”夫人道：“侄女休得見笑，惟望早晚關懷教訓小女，老身則佩恩矣。”夢雲道：“侄女得親近令愛，已出萬幸，怎當此言？”夫人知夢雲與英娘同庚，英娘月分小些，遂吩咐英娘以姐姐稱之：“倘姐姐一時愁悶，你當緩款勸解。”英娘應道：“孩兒曉得。”說罷，夫人遂到外廂去了不題。

卻說楊凌又新得了一所花園，叫匠作重新裝點，起造房屋，就叫做“聚春園”。去府有二里之遙，如閑暇就邀同僚到園賞玩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夢雲在楊府住下，縱然有萬種憂愁，且喜有英娘解勸，時常聽得夫人喚女兒為英娘，想道：“前歲王郎錯傳之帕，上面卻是英娘名字，這可是一樁奇事。幸得此帕未曾遺失，待我取出來看。”遂在衣箱取來看時，後面落款卻是“許英娘”，遂又收起來道：“帕上姓許，現在的姓楊。”夢雲正疑惑之際，英娘進來，見夢雲若有所思，遂笑著說道：“姐姐一人獨自尋思何事？”夢雲亦笑著道：“奴家見賢妹案積圖書，自然翰墨名流，所以自恨無知之故。”英娘道：“姐姐又來取笑，小妹不過粗知幾字，哪裏與姐姐並驅。”他二人假假真真，各自含糊過去。一日夢雲同英娘早起梳妝，見妝盒內有玉魚一枚，就取過一看，分明像己之物，是那年失卻，怎麼得到他手？英娘見夢雲細看玉魚，遂道：“姐姐細看沉吟，卻是為何？”夢雲道：“不瞞賢妹說，奴家當時也有一枚，同此一般無二，其年忽然不見，因此細看。賢妹此魚還是祖遺的，還是新得的？”英娘被夢雲一時間起，竟回答不出，觸動向日之情，不覺紅生杏臉，隔了半會方道：“是新得的。”夢雲又問道：“是在何處得的？”英娘未曾打點，又回答不出，笑道：“如此急問，莫非小妹竊得姐姐的？”夢雲笑道：“賢妹休要作耍。委實是哪裏來的？”英娘道：“向年路過蘇州買的。”夢雲見英娘所答，不像心上本來的言語，終為疑惑：“我知玉魚係繡翠當年竊去，諒情贈與王生。王郎既得，當愛如珍，豈有遺失之理？況英娘之名，又與帕上相同，更有可疑。”英娘見夢雲祇是沉思不語，遂道：“姐姐有所慮乎？”夢雲有心要試英娘，遂道：“奴家偶成俚句，要請教賢妹。”英娘道：“姐姐好人耶，先說字也不識，為何今日又有佳作？”夢雲道：“奴家原不識字，唯有杜撰。我念來賢妹錄之。”英娘道：“姐姐過謙至矣，可快些錄出與小妹賞見，得沾翰墨之光。”夢雲遂不推辭，取過斑管，鋪下牙箋，磨濃香墨，一一寫出，英娘見夢雲弄筆如同閑戲，知是慣家，更加欽敬。夢雲寫完道：“詩卻不工，請賢妹改削。”英娘接來，端端正正鋪於几上。上寫著《詠落花》之句，詩道：

春風花老囑誰憐，點點殘紅落地妍。
片片香魂明月伴，如何不墜在池邊。

英娘看完，神情改變，驚奇不已，沉吟道：“此詩分時是我做的《落花詩》，寫在綾帕上，向年贈與王生者，他何以知之？豈有暗合，一字不遺之理？他在盤問我之玉魚，其中定有隱情。”祇因這一首詩，又有分教：道破根由一樣，關中共訴衷腸。正是：
天緣奇合又奇逢，並立花前不辨儂。
本是瑤池筵上客，今朝降世幻相同。

畢竟英娘怎生與夢雲敘出根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英雲夢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